

其審發之鎬矢復否方矢發復寓言其捷猶象人也則又言其用志之專然是技未至通乎道者也故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至人者上闕青天豈特登山之高也下潛黃泉豈特臨淵之深也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豈特背遠超足二分垂在外也列子於此伏地汗流而不能射是於守純而不虧其神猶有未至也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夫

范曰引之盈實則持備之至也措杯水其肘上則平直之至也發之鎬矢復否則前矢方發而復否也方矢復寓則後矢復寓而在弦也當是時猶象人也則其用志不分由所謂望之似木雞者也射之射如此而已若夫不射之射非特止是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其危亦已至矣乃能不動其心而發無不中斯其所以為不射之射歟推是以往則夫至人者上窺青天則有以窮其高下潛黃泉則有以極其深揮斥八極神氣不變是則至大至剛塞乎天

地之間有如此者又孰怵然而有恟目之志耶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四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五

黃帝 和光散人 高才元 集 聖五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然之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肥薄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疆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

盧曰偏視者顧盼之深也偏肥者毀謗之厚也士因其談以為榮辱故遊其門者比於晉朝而子華使令門客恣其言辯無所迴避人相毀辱殆成風俗

禾生于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垆外垆垆也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假中夜禾生于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

存富者貧貧者富

盧曰存者亡毀之也亡者存譽之也富者貧奪之也貧者富施之也而商丘開下里不達將謂聖力所成之也

商丘開先嘗於飢寒瘡於牖北聽之因假糧

荷春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編  
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  
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賤之賤者既而狎倖  
欺詭據按按據者扶音扶音扶音扶音切亡所不  
為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畢憊於戲  
笑

盧曰撫弄輕忽之極者也狎倖者輕近之  
也欺詭者狂妄之也據者觸撥之也按者  
物按之也按者辱辱之也扶者遠拒之也  
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  
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

盧曰以愚倖之衆故偽爭應命耳  
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  
地飢骨無馮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  
因復指河曲之淫陽曰彼中有寶珠冰可得  
也商丘開復從而冰之冰既出果得珠  
馮衆防同疑也如子華防令豫肉食衣帛之  
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  
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  
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

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也  
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  
聖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

盧曰從臺而下若飛馬入水取珠若陸馬  
入火往來無所傷馬子華門人咸以為神  
而有道此見欺怒而不愠者必以我等輩  
盲之輩敢問其道

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  
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  
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  
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  
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不至行之  
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  
一而已物亡迂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  
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進幸昔日之不  
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  
近哉

盧曰老子曰大智若愚者似之而非也但  
一志無他慮能頓忘其形骸者則死生憂  
懼不能入况泯然與道合寶神以會真智

周於宇宙功備群有者復何得一二論之  
耶及是非生於心則水火不可近之也

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過乞兒馬醫弗敢辱  
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  
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  
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  
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况彼我  
皆誠哉小子識之

盧曰乞兒馬醫皆下人也愚之亦敢輕夫  
子言其至信之感理盡矣

政和誠信生神而神全者聖人之道抱神  
以遊世俗之間茫乎浮備功利機巧必忘  
夫人之心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  
忤物而不懼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懼彼以  
偽投之此以誠應之鳥往而不可故商丘  
開乘高臺自投其下飢骨無馮冰河曲之  
隅而果得珠以出入火往還而埃不漫身  
不焦者誠故也蓋至誠之道入而與神俱  
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故能勝物  
而不傷焉是以醉者墜車而無犯害黃帝

遺玄珠而象肉得之而蹈火不熱者關尹  
固以為純氣之守也若夫機心存於胃中  
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而道  
之所不載故商丘開知其誕妄追幸昔日  
之不焦溺則惕然震悸水火不可復近者  
以機心生而有疑故也夫誠而信偽物與  
不誠而信虛其相去也如此若遇至信之  
人則又進乎此矣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橫  
六合而無逆豈但復危險入水火而已哉  
范曰挾名勢以矜人者無往而能服體誠  
信以接物者無入而不自得商丘開可謂  
能體誠信矣故開范氏之譽則信以為實  
受衆人之侮則不以為愠墜高臺之上而  
無碍憐何由之珠而不溺取火中之錦而  
弗焦原其所以然則誠存乎心與物無逆  
而已夫以我之誠信彼之偽物由不能害  
又況至信之人乎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  
而無逆無是怪者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奮者能養野禽獸  
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鴉鷂之類無不柔

馴者雖雌在前擊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  
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命毛丘園傳之梁  
奮曰養獸投也何術以告爾權主之謂隱於  
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  
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  
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  
為其殺之之怒也以怒因殺不敢以全物與之  
為其碎之之怒也力殺怒怒其用時其饑飽違其  
怒心  
向秀曰違其心之所以怒而順之也  
虎之與人異類而哺養已者順也  
殊性而愛媚我順之故也  
故其殺之逆也  
所以害物而違其心故也  
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  
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  
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  
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  
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  
顧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聖人所以陶運群生使各得其性亦猶役  
人之能將養禽獸使不相殘害也  
盧曰夫形質各有殊神氣則不異也故莊  
子云視其異也則肝膽楚越視其同也則  
萬物一體矣至人以神會之也入鳥不亂  
行入獸不亂群者逆順同志而不逆故猛  
獸可養海鷗可狎也夫禽獸之入深山幽  
谷者欲全其身遠人害也尚無其虞則園  
庭之與山林夫何異哉  
政和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此聖  
人所以為大勝之道也虎狼獸之猛者鷗  
鷗禽之擾者異類雜居不相搏噬而自得  
於園庭之內則所以調而馴之者有其道  
故也性命之情順之則安喜怒或過陰陽  
并毗逆之使怒豈順其性命之情故養虎  
者時其饑飽違其怒心凡以順其性命之  
情而已吾豈敢逆之使怒謂不違其性也  
亦不順之使喜謂不淫其性也夫喜之復  
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道之過也今吾  
心無逆順則既不違其性使之怒又不淫

其性使之喜彼之安處而自適也宜矣聖人之養生不使好惡內傷其身達之至於育萬物和天下豈有他哉以此而已

沈曰有血氣者不能無喜怒故禽獸異類而喜怒之情常因於人之逆順善養虎者不敢逆之使怒亦不順之使喜故禽獸異類視之猶儕也然則襲諸人間人適之患固有甚於養虎者惟聖人處物不傷物故物亦莫之能傷莊子寓言於人間世亦有養虎之說蓋明乎此

類。類視之猶儕也然則襲諸人間人適之患固有甚於養虎者惟聖人處物不傷物故物亦莫之能傷莊子寓言於人間世亦有養虎之說蓋明乎此

類。類視之猶儕也然則襲諸人間人適之患固有甚於養虎者惟聖人處物不傷物故物亦莫之能傷莊子寓言於人間世亦有養虎之說蓋明乎此

類。類視之猶儕也然則襲諸人間人適之患固有甚於養虎者惟聖人處物不傷物故物亦莫之能傷莊子寓言於人間世亦有養虎之說蓋明乎此

類。類視之猶儕也然則襲諸人間人適之患固有甚於養虎者惟聖人處物不傷物故物亦莫之能傷莊子寓言於人間世亦有養虎之說蓋明乎此

類。類視之猶儕也然則襲諸人間人適之患固有甚於養虎者惟聖人處物不傷物故物亦莫之能傷莊子寓言於人間世亦有養虎之說蓋明乎此

類。類視之猶儕也然則襲諸人間人適之患固有甚於養虎者惟聖人處物不傷物故物亦莫之能傷莊子寓言於人間世亦有養虎之說蓋明乎此

類。類視之猶儕也然則襲諸人間人適之患固有甚於養虎者惟聖人處物不傷物故物亦莫之能傷莊子寓言於人間世亦有養虎之說蓋明乎此

類。類視之猶儕也然則襲諸人間人適之患固有甚於養虎者惟聖人處物不傷物故物亦莫之能傷莊子寓言於人間世亦有養虎之說蓋明乎此

會彼不能達

政和操舟若神者道濟天下不可窺測故也能游者可教謂其不滿於物善游者數能謂其久於其道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設操之則妙而不可知矣問焉而不告則道至於此不可以告人故也

仲尼曰譜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譜者

見操舟之可學則是玩其文未悟沒者之自能則是未至其實今且為說說之也

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

忘水者則無矜畏之心也

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設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

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神明所居者故謂之舍也

惡往而不暇明也以瓦楯者巧以鈎楯者憚以黃金楯者憚

互有所投曰楯郭象曰所要愈重則其心

愈矜也

盧曰見操舟可學者玩其文也若會其真者彼則視水如陵覆溺不入其靈府矣何往而不閑暇哉以瓦投物者但見其巧中而不憚於失瓦也若以鈎投物則不專於

巧中更恐失鈎之拙也若以黃金為投者不敢析中惟懼失金之損矣是知向時之

妙忘於外物今時之懼惜於外物也代人知矜外之兩失而食物以喪其生

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唯忘內外遺輕重則無巧拙矣

政和譜與噫同蓋醫者意也謂之譜則或有故其失之義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則

入水之溺不累其形善游者數能忘水也則蹈水之道無變於己若夫没人之未嘗

見舟也而設操之也則物我如一不疑其所行矣死生驚懼不入乎曾中而況利害

之端乎此所以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無往而不暇也彼內資於道不深則外變

於物亦易矣故以瓦挹者巧以鉤挹者悍以黃金挹者惜也先儒謂互有所投曰挹蓋探籌投鉤之謂也惟所要愈重則用心愈矜故以瓦則巧以鉤則憚以金則憚憚則恐夫而已至於憚則若亡矣故曰重外者拱內拱內者心有所系而不能休休焉之類也

范曰古之乘道德以浮游者虛己而無累剗心而無物塗却守神物無自入焉鳥往而不羸耶一有所矜詎能無內拙之患

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于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于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偕出齋泐者水理出之從水之道而

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

故猶素也任其真素則所遇而安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

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

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自然之理不可以智知其不可知謂之命也

○ 盧曰夫生於陵而安於陵生於水而安於

水習則為常故曰始乎故也長乎性也習

其故安其性忽然神會以成其命得之不自知也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命者

契乎神道也

政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而游之則

忘涉難之險者也以子為鬼察于則人也

則亦疑於神矣然求其為道則從水之道

不為私焉而已與齋俱入者沈以窮乎下

與汨俱出者浮以操乎上任其自然而已此所謂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者也生於

陵而安於陵不失其所因而已長於水而安於水不逆其所性而已自然者不累於外不變於己其所以然莫知為之者故曰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范曰有所因而使然故也無所因而自然

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呂梁丈夫與

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

乃能蹈乎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者豈有所偏能而然耶然則體道之人固無往而

不適矣

○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振之

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

月彙旋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

向秀曰彙二瓦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也故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

彙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彙五而不墜猶撮

之也

用手轉審則無所失者也

吾處也若屎株駒

崔謨曰屎株駒斷樹也

吾執臂者槁木之枝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其何為而不得

郭象曰遺彼故得此也

盧曰言初學累九也未嘗得之習經半載而能累二不墜矣習之不已乃至累五而不墜者何耶我身如榮林臂如枯木心一志定都無異思雖萬物之多而知在蜩翼何為而有不得耶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分猶散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

其胸懷大人之謂乎

盧曰專心不雜乃凝於神會也夫子以其未忘於蜩翼故凝於神非謂神會者也

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

以而後載言其上

修治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其身上也

盧曰言夫子之徒皆縫掖之士用仁義以教化於天下使天下紛然尚名利役智慮

而滂失其真勞其神明者何知問此道耶汝垂文字於後代者復欲以言智之辯將吾此遺載之於文字然

政和志者致一之謂精精於道者無自而不可其處身若榮株駒其執臂者槁木之

枝則寂然不動而忘吾有形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不反不側不以

萬物易蜩之翼則誠心不貳而外滑舉洎其專彌久其失彌少故其始也失者錙銖

及其久也失者十一又其久也猶擬之也此無他志致一而已志致一之謂精惟天

下之至精為能通天下之至神故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范曰承蜩末技也用志不分乃造於凝神之妙然則向之所謂純氣之守者其用志

不分從可知矣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

心和而形順者物所不惡住當作數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

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

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鳥猶覺人理豈可詐哉

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言為都忘然後物無疑心限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速矣或有疑丈人假偽形以獲蟬

海童任和心而臨游二情相背而童不忤物夫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乖互會歸

不異者蓋丈人明夫心慮專一猶能外不駭物况自然冥至形同於木石者乎至於

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外雖未能利害兩忘猜忌兼消然輕群異類亦無所多怪

此二喻者蓋假近以徵遠借末以明本耳盧曰夫神會可以理通非以情知知生則

骨肉所猶理生則萬類無間然後知審精微也同萬物者在於神會同群有者在於

情滅欲獨矜其心智則去道遠矣

政和古之有道者去智忘機純白內備故入默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

人乎蓋內本無心物自不疑故也純白不全則機變之智多於是高飛以避害之害然則雁鳥之舞而不下蓋以向也去智而今任智故也聖人不以智治國其有言也無言之之累其有為也無為之之迹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范曰雁海鳥也出沒若無夫機心存於智中則海上之詭徒舞而不下況於人手涉世之聖人至言去言雖言而未嘗言至為無為雖為而未嘗為猶慮不萌純白大備入鳥不亂行孰有舞而不下者一將齊其智之所知則言有當得為有成虧曾未免夫累鳥能深達乎道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太行藉芻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爐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其道而處石異道而人火其人曰異物而謂石異物而謂火此則都不覺有石火何物而能閱之

裏子曰而獨之所出者石也而獨之所涉者大也其人曰不知也

不知之極故得如此

魏文侯問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閱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莫不為之子夏曰刻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

夫因心以刻心借智以去智心知之累誠盡然所遺心智之跡猶存明夫至理非用心之所體忘言之則有餘暇矣

盧曰前章言游水之不礙此章明火石之不傷言人之習水者多蹈火者少恐物情之偏執也故復言火以辯之其內忘已形外忘於物不知石之所以礙火之所以傷文侯不曉而與問子夏素知而善答故文侯重質子既能知者何不為之耶子夏曰我但知而說之則有餘也若行而證之者商則未知之能

文侯曰夫子莫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

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

天下有能之而能不為者有能之而不能不為者有不能而強欲為之者有不為而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為亦何所不為亦何所能亦何所不能僥仰同俗升降隨物奇功異迹未嘗競顯體中之絕妙處萬不視一焉此卷自始篇至此章明順性命之道而不係著五情專志致柔誠心無二者則處水火而不焦溺涉木石而不挂破觸鋒刃而無傷殘履危險而無顛墜萬物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群神能獨游身能輕舉耳可洞聽目可徹照斯言不經實驗常心故試論之夫陰陽造化五才偏育全土以母子相生水火以燥濕相乘人性以靜躁殊遠升降以所能真情故有雲飛之翰淵潛之鱗火游之鼠木藏之蟲何者剛柔夾涼各有攸宜安於一域則因於餘方至於至人心與元氣玄合體與陰陽冥諧方圓不當於一象溫涼不值於一器神定氣和所乘皆順則五物不能逆寒暑不能傷

謂含德之厚和之至也故常無死地豈用心去就而復全哉蹈水火來雲霧履高危入甲兵未足怪也

盧曰言夫子能而不為者方以仁義禮節君臣之道以教於俗不獨善其身以群鳥獸焉

政和心與道冥則一體未始有分形與物遷則萬化未始不異物我相對觸類為二和之以天倪鳥用而求有以異物我同批彼是一致無虛實之相形則出入石壁異物而能闔無利害相摩則上下煙燼異物而能傷故曰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闔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子夏知之而未

范曰石則實而能破火則烈而善焚觸實不破者雖從石壁中出不知其為石蹈火不熱者雖隨煙燼上下不知其為火坐進此道唯和而同物然後能之蓋大同離人萬物一視以游金石以蹈水火無往不可

將以剗心未能虛而無物將以去智未能同於大通故雖語之有暇而未之能為焉夫子能之而能不為是殆得之以心者然耶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

向秀曰不喜自聞死日也  
列子見之而心醉  
向秀曰迷惑其道也

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郭象曰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也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因得道與眾雌而無雄而又美卵焉

向秀曰夫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無事猶有雌無雄耳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然俱在實位則無文相發矣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至人之唱必有感而後和者也

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向秀曰無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也

盧曰列子見鄭巫而心醉以其能知生死禍福將以道盡於此壺丘子曰吾與汝且亡其文跡都未盡其實理也汝豈得吾道歟夫澄神寂慮如衆雌也動用成功若雄也汝方息事以靜心安得無雄而求卵耶乃欲以至道與俗巫相敵則汝之深信故鬼物知汝也

政和解見莊子書

范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巫則誣神之言以告人者故死生存亡禍福壽夭雖可期於歲月旬日之間似妙而非妙如神而已既已謂之神巫而又曰季咸以寓物之



妙而有感者也。感則有感，感則有心，方且以我之有心而感人之心，以我之有見而見人之見，故死生存亡禍福壽夭八者，妄名起名，既已妄，又妄見之，見既愈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為真，故棄而走也。雖列子由見之而心醉，未能剗心也，以其道之至於壺丘子，未能絕學也，是直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已。夫道未始有物，而物無非道，故空虛無而莫之與匹，猶之衆雖而無雄也，苟居然獨而藏於會中，是由無雄而加也，而以道與世抗，而必信焉，未能立乎不測，而遊乎無有，故使人得而相汝。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諸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皆余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

向秀曰：「塊然若土也。」

罪乎不誼，不止罪守或作明

向秀曰：「明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

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淵，淵淵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便為之有生，苟無心而應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耳。豈相者之所覺哉？

是殆見吾杜德幾也。

向秀曰：「德幾不發，故曰杜也。」

○ 盧曰：「夫鬼神之靈，能知人之動用之心耳。有所繫，鬼便知也。壺子色存乎濕灰，心著乎土，壤萌然無慮，故曰天文振動，則為生止，靜則冥寂，故曰不動不止也。」

政和見怪，則非常，濕灰則不復，然古之至人運道，樞於無窮，則彼是莫得其偶，杜德幾而不發，則嗒焉似喪，其耦故示之以地文，而見吾杜德幾，則謂弗活也。地與陰同德，而其事文則一，以為靜，一以為顯，故曰不誼不止，不誼言不震動也，不止言不止。

著也。

范曰：「凡形皆土也，有形矣，乃有可怪有心矣，乃以為怪。土合於空心，合於無道，通為一，孰可為怪？古之至人，心若死灰，其藏深矣，不可測，究彼將以妄見而見焉，故直以為見怪也，不震以言其未嘗動，不止以言其未嘗止，萌乎不震，不止者，示之以地文，固如此也。是殆見其杜德幾而不發者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瘳，作灰或作生。

有生矣，吾見杜權矣。

○ 有用而無利，故謂之杜權。

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

向秀曰：「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此地之文，不循外乎？」

名實不入。

向秀曰：「任自然而覆載，則名利之飾皆為棄物。」

而機發於踵，郭象曰：常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向秀曰有善於彼彼乃見之明季威之所見者淺矣  
虛曰有權而不用為杜也若天之覆而未見其功自下而升為名實未入故云有生矣

政和反然有生者或說以為不復然之中有生之意向見其濕灰則生之意已滅滅則已矣故以為弗活今見其杜權則動之用猶藏然既以動矣故以為有生示之以天壤壤者土有息者也所命於天者於此有息焉故曰天壤名實不入則真妄已冥機發於踵則息之所起此所以為杜權也蓋其道不可見而繼道者如此而已故曰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范曰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是物之虛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則未嘗有未嘗無也雖靜而無為氣自是而起焉所謂真人之息以踵是也示之以天壤固當如此季威初見其濕灰不知其為杜也遂以為死及見其全然有生然後知向之死灰

為杜權而非正也是殆見吾善者幾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或無生字  
向秀曰無往不乎混然一之以筦窺天者莫見其崖故以不齋也

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  
向秀曰居太冲之極浩然泊心玄同萬方莫見其迹  
是殆見吾衡氣幾也衡平 既旋之潘音為淵  
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澁水之潘為淵汰水之潘為淵汎水之潘為淵雅水之潘為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矣

此九水名義見爾雅夫水一也而隨高下夷險有洄激流止之異似至人之心因外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向秀曰夫水流之與止既旋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郭象曰夫至人用之則行舍之則止雖波流九變治亂紛紜若居其極

者常澹然自得泊乎無為也  
虛曰心運於太冲之氣漠然無跡蕩然有形而轉運不常若水之變動殊名未嘗離乎淵澄也故不得其狀而辯之矣  
政和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至於

太冲則有陰有陽而非陰非陽故曰太冲莫朕朕者神之兆於物陰陽不測故莫得其朕也且冲者陰陽之交太冲莫朕則見其適平而已故謂之衡氣幾一陰一陽冲而莫朕證諸九淵亦可知矣潘者反流之謂也惟及流然後能全一此潘者所以皆淵也既旋之潘為淵以言全一於至動止水之潘為淵以言全一於或止流水以喻夫出與物交濫則出之過也汎水以喻夫入為物澤汎則入之窮也雅則河水既出還復入又異夫入之窮矣汎則既出而不流又異夫還復入矣肥則出異而歸同蓋反流全一者其義盡於此也然莊子獨舉其三者蓋別而為九合而為三其致一爾范曰地文則陰也天壤則陽也至其太冲

者常澹然自得泊乎無為也  
虛曰心運於太冲之氣漠然無跡蕩然有形而轉運不常若水之變動殊名未嘗離乎淵澄也故不得其狀而辯之矣  
政和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至於太冲則有陰有陽而非陰非陽故曰太冲莫朕朕者神之兆於物陰陽不測故莫得其朕也且冲者陰陽之交太冲莫朕則見其適平而已故謂之衡氣幾一陰一陽冲而莫朕證諸九淵亦可知矣潘者反流之謂也惟及流然後能全一此潘者所以皆淵也既旋之潘為淵以言全一於至動止水之潘為淵以言全一於或止流水以喻夫出與物交濫則出之過也汎水以喻夫入為物澤汎則入之窮也雅則河水既出還復入又異夫入之窮矣汎則既出而不流又異夫還復入矣肥則出異而歸同蓋反流全一者其義盡於此也然莊子獨舉其三者蓋別而為九合而為三其致一爾范曰地文則陰也天壤則陽也至其太冲

則一陰一陽如衡適平是以謂之衡氣幾也萬法平等無有高下彼見自不齊耳故無得而相焉老子曰心善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波流之變雖或不同而淵湛之性常自若也所謂太冲者蓋亦若此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向秀曰雖進退同群而常深根實極也吾與之虛而荷移向秀曰無心以隨變也不知其誰何

向秀曰汎然無所係者也

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茅靡當為類靡

向秀曰變化類靡世事波流無往不因則為之非我我雖不為而與群俯仰夫至人

一也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用其心自失而走者也

盧曰絕思離念入於無為至虛而無形不見其相貌如草之靡如波之流森然汎然非神巫之所識也

范曰李咸則有心而感者故每入而皆曰見壺子則無心而應者故每至而皆曰示以有心而相無心則累於形數而未離見見之處直以為死生在是而莫之逃也故示之地文則嘆之以其死示之以天壤則

幸之以其生示之以太冲莫朕則又名之以不齊無得而相焉曾不知至人之心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與陰同德故亦不得而見焉必示之以地文物物之所自雜也與陽同波彼亦不得而見焉必

示之以天壤壤者物之所自生也至於示之以太冲莫朕則又陰陽適中無所偏勝

有所謂天地之中者三者皆謂之幾意而動之微而見之是故得而見之也若夫未始出吾宗則雖示而秘彼將莫得而窺矣

此所以自失而走追之弗及歟然壺子之告列子且曰殆見吾杜德幾又曰殆見吾善者幾又曰殆見吾衡氣幾皆曰吾者由是立我矣至於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雖吾亦喪之示之者其誰邪相之者

其誰邪其止也如茅之靡而不知其所以靡其動也如波之流而不知其所以流求我於動止之間皆不可得所以故逃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向秀曰棄人事之近務也

為其妻憂向秀曰食稀如食人向秀曰忘於事無親向秀曰無適也無莫也

雕珠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向秀曰雕珠之文復其真朴則外事去矣

怆然而封戎向秀曰具不微也戎戎或作戎字壹以是終向秀曰遂得道也

盧曰忘是非等貴賤齊物我息外緣不封於我守一而終然後契真

政和未始出吾宗者蓋聖人以天為宗藏於天故未始出吾宗也餘見莊子解

范曰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列子之於道既其文未既其實故自以為未始學而歸將以學其所不能學也三年不出為其妻憂食豕如食人則忘我之至也於事無為

親則致虛之極也。雕琢復朴則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也。塊然獨以其形立，則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紛然而封哉，一以是終，則焉睹擾擾雖櫻而寧而終莫之變也。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五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六

黃帝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

驚人之推敬於己故不敢遽進

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

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客各賣之而五漿先饋

人皆敬下之也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

不解

郭象曰外自矜飾內不釋然也

形謀成光

郭象曰舉動使辟成光儀

以外鎮人心

外以矜嚴服物內實不足

使人輕乎貴老

使人輕而尊長之者由其形謀成光故也

而整其所患

郭象曰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至也

夫眾人特為貪是之貨多餘之贏

所貨者憂食所利者盈餘而已

聖

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

郭象曰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皆敬已

是高下大小無所失者

而况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

所以不敢之齊

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

推此類也則貨輕者望利薄任重者責功

多

政和古之至人明白入素無為復朴天機

不張默與道契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

而神則知我希而我貴矣內誠不解則未

能忘心形謀成光則未能遺形以外鎮人

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身勞於國智盡

於士則慘怛之疾恬愉之安時集於體沐

迫之恐欣懼之喜交弱於心整其所患有

如此者又烏能無驚乎哉

范曰聖人披褐懷玉而全其形生之人藏

其身也不厭深渺而已內誠不解則非致

道而忘心也形謀成光則非葆光而不權

也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則是有以外鎮